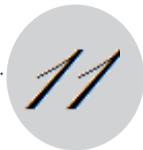




关注生存  
关注养老

红艳火冒三丈,立刻冲上去与倪俊扭打起来:“说我粗俗?有不粗俗的呀,白富美,可惜你养不起!这个月的电费都是我麻将桌上讨来的。我嫁到你们家,整个就成了长工了!你吃定我是吧,我让你吃,我让你吃……”红艳的拳头仿佛流星雨,噼里啪啦落在倪俊身上。倪俊也不躲避,俨然一个人肉沙包,任凭红艳抽打。

过了一会儿,红艳打累了,倪俊的反抗政策让她觉得又委屈又无奈。



## 伟贞的婚事

可是嫁到倪家是她自己的决定,现在能怪谁?公公的抠门,婆婆的放任,倪俊的不上进、怯懦,任凭红艳怎么说,他们都不会改变。

这个家,永远就是一个穷家。这样下去,红艳心目中那种有房有车、窗明几净,坐在窗下晒太阳的梦想,永远都不能实现。结婚之后,红艳从来不好意思叫同学和朋友来家里做客。这个家黑咕隆咚,破破烂烂,连个像样的坐的地方都没有,她怎么好意思发出邀请?她不愿让别人看见她过得不好,她有她的自尊心。

想起过去的这些事情,又想起未来的艰难,红艳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心酸、无奈、纠结、挣扎,都仿佛能顺着眼泪汨汨而下。

“怎么了,我错了还不行吗?”倪俊上前,抱住红艳。

红艳体会到这短暂的温柔,鼻子一酸,内心一软,爱恨交织,她哭得更凶了。

倪俊不知所措,只能抚摸着她的头发,喃喃地说不哭了不哭了。再没用的男人,也有懂得温存的时刻,红艳坚硬的心又软了,但她还是不忘趁热打铁:“明天去找工作,好吗?”

倪俊点了点头,但他的眼神不确定。咚咚咚,有人敲门,跟着传来倪伟民的声音:“吃饭!”

红艳和倪俊对视,猛然破涕为笑。

在倪伟贞家的客厅里,飘着浓浓的咖啡香味。

吴二琥在客厅里来回走着,伟贞在忙着磨咖啡、冲咖啡。

伟贞说:“我的大嫂,你能不能先坐下,多大点儿事啊,至于这么来来回回地走?”

“小事?家庭之中无小事,你不知道她那个妈,简直就把我们家当成了驻京办。”吴二琥咬牙切齿,“老家的日子过得好好的,没事就跑来看女儿,一住就是十天半月,谁受得了。你看,这又说要来了,真是有病,也不嫌跑来跑去累得慌。”

“偶尔来看女儿也很正常,可怜天下父母心。”

“只是他们太频繁了,我们家老倪都有些受不了了,妹妹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住房情况,红艳的老娘一来,倪俊睡客厅不说,你大哥上厕所都不方便。”

“不方便那就住旅馆。”伟贞说。

“住旅馆什么价呀,那个孙庆芬肯定也不会出钱,哦,不对,也可能是出不起,到时候还不是我们出,你大哥的情况你也知道,我们这个小家迟早会被吃干榨净。”

“那怎么办?当初他们结婚也是你同意的。”

“阿弥陀佛,快别这么说,我可没同意,人家是自由恋爱。”二琥撇撇嘴。

“嫂子,你是不是太挑了啊,我看红艳还行。”

“你没结婚,你不懂。”二琥随口说了一句。

伟贞立刻闭嘴,闷头弄她的咖啡。结婚,一直是伟贞的命门。

二琥话说出口,才发觉自己失言,只好顺着说:“小妹啊,不是嫂子说你,你也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。”

伟贞道:“考虑什么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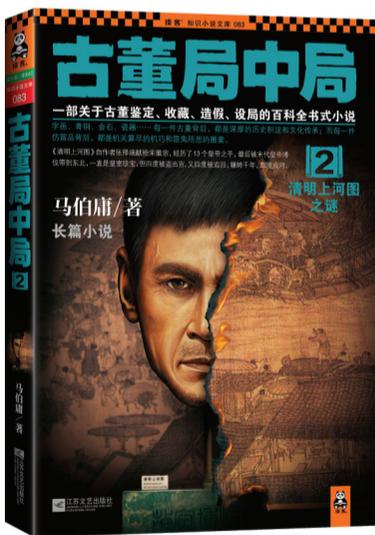
“跟我还说实话。”二琥说。

“你要问这个问题,我跟你无话可说。”伟贞说。

在街坊四邻看来,大龄女青年倪伟贞也算有名的人物。她学历高,有能力,赚钱也是一把好手,股市好的时候,她猛赚一笔,拿到人生第一桶金,买了房,生活优越,后来她索性辞了职,没事炒炒股,弄弄基金,写写言情小说,过起了宅女生活。人家都说这倪家小女儿厉害,可每次提到她时也会补上一句,可惜婚姻不顺。

其实,伟贞也不是没有过心仪的对象,只是年轻的时候太挑,年龄渐大,容貌不再,脾气渐长,她又受不了被人挑,所以硬生生被剩了下来。只不过,35岁一过,伟贞反而不着急了。倪伟贞信奉女性主义,甚至是女权主义,她就不信这女人离了男人就活不了。她偏偏要活出个样来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我定了定神,上前一步掏出手里的残片,对着麦克风说:“各位,在鉴定开始之前,请允许我讲一个故事。”

我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名字开始讲起,讲到李东阳、王世贞,再讲到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如何被切割成残本,又是如何被补到赝品《及春踏花图》上;戴熙如何发现了这一细节,戴熙字帖如何流传出去以及豫顺楼之战的点点滴滴……

“……综上所述,真品《清明上河图》丢失的两米长卷为造假者所毁,已不可能追回,如今只残留了这么一小片下来,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小块残片,回归到原本属于它的地方上去。”

我把百瑞莲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举起来,展台的黄色小灯把画照了个通透。突然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

我想起一件事。刘战斗对我说过,宋代院绢皆用双丝,民间皆用单丝。张择端的画自然用的是院绢,我发现百瑞莲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绢质,经线为双,纬线为单,是典型的双丝绢;而故宫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绢质,经纬则各是一根,属于单丝绢。

而我手中的残片是双丝绢。难道说,故宫藏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假的?百瑞莲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真的?要是这样那就太出人意料了。我想,我可以什么都不做,可是这样做真的没错吗?

这时,舞台的灯光一下子全部开启,我缓缓睁开眼睛,心潮回归平静。我已经做出了决定。

我感觉像是用全身的力气把声音挤出嗓子,每个字都重如千钧:“这块残片上的墨迹疑为后人所加。细看画卷丝绢的结构属于双丝绢,与百瑞莲本双丝绢相仿,而故宫本为单丝。因此我判定此片与百瑞莲本是同源所出……”



## 《清明上河图》真假有果

主持人问:“许先生,你判断这块残片是来自百瑞莲本吗?”

“是。”我的语气无力。

主持人高亢的声音响起:“下面,让我们重看一下大屏幕!”

大屏幕上开始重播刚才专家点评的场景。

主持人说:“10位专家一致认为,残片为假,与残片相印证的画卷必系伪作,而许愿先生认为残片与百瑞莲本相吻合。我认为结果已经很明确了,没有争议,故宫本《清明上河图》,才是真正的国宝!”

我完全傻掉了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无数疑问在我脑海中盘旋。

王中治跳下专家台向我扑过来,他失态地叫嚷:“你为什么要选百瑞莲本!你为什么不要选故宫本!”我任由他揪住衣领,我的脑子糊涂了,感到这一切太混乱了。

王中治吼道:“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?是不是梅素兰那个贱人给你透的底?”

这时一个人插话说:“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外婆?”

钟爱华手腕一动,寒光一闪,王中治眼睛瞪圆,喉咙上却多了一条血印,他双手捂着脖子倒下去。

钟爱华转过头来,自嘲地说:“这么精妙的局,最终却败给了一个人的原则

和坚持。不愧是许大哥,我还是那句话:我很钦佩你。”

这时,无人搀扶的素姐朝着舞台走来,素姐对我说:“事实上,你的所有行动百瑞莲全都知道。钟爱华在第一次拜访戴海燕的时候,就已经在宿舍里安放了窃听器。不单是戴海燕,后来的刘战斗、樊波、图书馆,你接触到的每一个人,百瑞莲都跟踪了。你前往燕郊时,百瑞莲也有人跟着。你手握残片的事,他们清楚得很。”

我陡然领悟道:“所以你们把我绑到九龙城寨是假,将残片调包是真!”素姐点点头。

这是万无一失的布局。我越是痛恨百瑞莲,越是想证明故宫本是真的,越是想帮五脉脱困,败得就越惨。

可王中治没想到的是,我在关键时刻注意到了丝绢的异同之处,做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选择,把残片放到百瑞莲本的身上。这样一来,王中治精心预设的一切铺垫都无用了,重重地打了他自己和百瑞莲的脸,让局势逆转。

回顾过去的那些事情,我冷汗淋漓。从头到尾,我都在他们的算计之中,只要我在舞台上对原则稍有动摇,就会落入万劫不复的地步。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: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

(本连载完,敬请关注下期连载)